

序書

茅鹿門集

九
三
十



10330

共
十
九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九

歸安茅坤順庸著

書

復王肖華溧陽書

使者持手札併及分俸之賜感媿感媿溧陽者江南繁劇之邑中多勢家鉅室盤錯紛結蓋仕路間之羊腸鳥道而難爲騏驎驪之縱步而蹀躞者兄丈何以抱琴而過茲邑也豈當路有故知兄丈下邳之材者而廼借之以彈壓剗割耶前令潘李二公俱僕姻家其所從簿書賦訟間金知自好者而今卒爲邑之狡獪讒險者所構雖然兄丈之鋒鏑譬則青萍太阿而其器度則又萬斛之舟也古稱名令有王氏青箱者願兄丈直須虛其心平其氣於一切辛甘燥濕震撼擊撞處曲爲調劑而鎮之異日者兄丈固當爲國家建非常勳而區區百里不足以盡蜀之士元也僕拭目以俟

復趙定宇少宰手劄

溧陽遣使函公手書併及機杼謝謝

聖天子

當陽而疆場多烽燧之跡執政間一切盤錯紛結殊爲鞅掌而公之材望行且拜相傳麻矣語曰世

書

卷之九

楊三石七六

亂則急介冑之士時平則推譽望之賢僕獨謂茲二者公所當日夕刺心而無間於世與時之相升降者如何如何王溥陽綽有父風區區百里非所以展驥足者溥陽號爲巖邑而難治王兄雖辱千里驟裹然而入羊腸懸度之險恐亦難以飾駿而騁轡也公領中朝倘有故知門生宦遊江以南者須仗公憐世講且從高岡之上無忘順風而呼也縉兒令章丘五年所叨薦剡者二十餘上而三齊間百八州縣並且遵章丘所次科條而例行之歲首吏部注下考間聞章丘父老赴闕上疏訟寃者三百餘董然爲納言所滯亦無繇達之宸聰不知公及聞否兒且憐僕年垂八十方以解綬爲幸惟朝夕父子相師友讀書績文而已知屬公垂念故併附聞不盡

與徐司諫龍寰書

數閱邸報獲明公所上封事一一切名實中肯綮而於國家大計無不可席之施行真古之補闕拾遺也西夏叛卒不啻唐安史朱泚之變而當事者方其首難時倘及赴焚拯溺則疾雷不及掩耳從中開誠布公待之以不歿茲固倣張垂崖之定蜀

亂寇萊公之鎮澶淵或及戡亂定焚也已而僭號
毀制漸聞于朝朝且按部覆徵兵白羽四馳復出
內帑數十萬金以厲戎行其聲固震疊烜赫而哮
許諸酋自分必歿譬則檻虎也計出無聊愈亟愈
亂而况城高且堅當事者雖頓兵十萬而內困於
樓櫓之咆哮外疲於胡虜之騷騷春以來迄無成
功蓋有以也兼之倭夷內訌朝鮮且破而遼陽一
帶又在唇亡齒寒之間矣僕雖老於丘壑間不能
不深杞人漆室之憂所望公輩出石畫以鎮緩亟
發紆謨以匡國家者耿耿也僕離丹徒已四十年

書

卷之九

三

三八六

而縣中故鄉宦唐公默菴孝廉本末公在縣時曾
及稔聞之否丹徒賢士大夫故多而唐公爲最其
以宦遊二十餘年而病亡旅邸歿無以爲殮殮無
以爲葬無寸土尺椽以遺其後僕曩故力爲拮据
周旋其間大略已備所寄高少府春字公書中錄
其副以上不敢再贅公之甘棠之愛在丹徒不啻
什且伯於僕者况公方首諫垣郡二千石以下無
不嚮風慕誼高崗之上順風以呼山谷金應者也
茲特憐唐氏之遺孤上不能守祖祠下不能葬父
幣而特以故三院所優給丹陽廢寺者之田而爲

地方狡獪者所魚肉而奪之敢以哀鳴於舊令尹之側公倘於中或及授之持節使及郡縣大夫之間公之德且世世矣

與石東泉司馬書

公柄司馬來中朝之士南下者無不嘖嘖聲稱當與先輩馬文升余子俊劉大夏諸公等其所規畫次第僕不能盡知而年雖衰耄不能不聞鷄起舞也近數讀邸報頗知寧夏督府所牒報金不聞措置肯綮而招安一節獨聞我公持之可謂深獲要領矣夫招安者不得已之計也此特可行之於始

書

卷之九

四

叛之初而決不可行之於遣將之乂方其始叛一時部曲跋扈稱亂督府諸公倘能從呼吸間開誠布公在外鎮則借天子之恩威而陽假之以浩蕩在叛卒則仗帥府之倜儻而陰藉之以解焚是或一策若既經督府疏其事於朝而天子且爲徵兵遣將彼猶肆然狼跋而焚燬制書則其不臣之罪始有甚於唐末之藩鎮者已海內三尺豎子無不怒髮裂眦而願爲死綏者督鎮諸公其能拱手而聽之乎或疑當事者以師老堅城之下不得已徯借此以懈其效鬪之氣而兵家所謂用

而示之不用且從而奮擊之也六七月來於今未聞定算未睹成功如何如何明旨切責至再至三而我公所從中布畫激勵戎行謂之于鈞之弩矢不虛發矣今且若此不知我公何以收之泉石間不勝漆室之憂幸有以示慰

與崇德令王鍾嵩書

崇德縣二百年來封以內文章則推貝公瓊節義則推程公本立至於勲名則推潘公藩潘公所當成化弘治間以素絲羔羊之操累官刑部尚書而出督兩廣則斬馘萬級其威名與韓襄毅等已而

書

卷之九

五

崔

三百五十五

逾瑾銜之奪其功而反褫其爵其沒也無以爲殯且故廬三楹且缺其一角甚矣其賢且廉可以師百世而冠人羣者僕不肖所娶婦與其公子所娶婦爲女兄弟故獲習知尚書公本末數十年來前令公憫其先賢之裔而貧故壁立輒復其家今其孫文弱特甚乃爲里人駕之役何異驅麋鹿而服之鹽車也僕之衰耄遽于典謁蓋痛孫叔敖之後而行歌負薪於市耳唯明公垂諒而寬假焉

與淮安周經府書

方外友雷道士客遊淮上爲惡少年所窘縛而羅

織之以獻於官司或傳其困且死矣頃忽破衲肩
瓢而過僕榻於是攜之且泣且喜問其故曰吾之
困且死者什之九而幸其所發官司則淮安經府
周公故得以脫以至於今茲特爲書以謝而併詳
雷道士所共從遊者本未聞之左右雷山東汶上
人也少浮家爲道士從異人者黃鬢髻西遊荆襄
武當山中衣食於賣藥間遇貧者則出橐裝以分
之或飢且寒則褫其衣傾其瓢所貯而捐之不惜
也蓋澹宕自好者十五年前過湖中湖中人異之
及扣其所得或習熊經鳥伸及一切吐納導引之

書

卷之九

六

蒲言十六

術彼皆不之語也間探棋局亦稍稍解者然於世
之緇塵則蛻遺也久矣僕故愛其人而結一茅庵
以棲之往來者十餘年數好子遊江海上或貧者
見其好施易輒從之遊且稱願爲弟子併代爲
負囊與擔而爨也雷亦不辭然亦往往爲其所鬼
瞰而竊貲以去彼特笑而不復蹤且追之如此者
屢矣僕間亦數以戒彼彼第曰吾本無家亦何處
不可家何暇絮絮問所從也乃卒爲從遊者所誑
誤問其姓曰胡大漢而不告以名也問其家世所
從曰父母早亡而貧無活願從師走方賣藥於是

聽其隨之而過僕所舊棲茅庵中絮月矣未幾暇
雷賣藥橐有二三金於是夜竊之以逃雷亦不以
計行且告還山東也僕稍稍助之裝以歸又憐其
莫爲之負擔也而隣有僮請隨之以行蓋壬辰年
七月間也及抵淮忽被惡少輩縛之稱曰此胡大
漢黨與也向詐奪人財者併縛所隨僮送之淮安
府已而檄送明臺幸公扣其詳解其裝獲僕所贈
詩卷廼爲大笑而遽釋之嗟乎明公於僕未之面
者而廼爲愛其人併憐其客遊者之無辜也脫之
以歸僕何以爲報而亦何敢忘哉敢具書上陳外
書

卷之九

七

崔

三百六十一

詩文刻數十卷中有原贈雷之詩什惟賜之清覽
焉

與許敬庵中丞商摧海上事宜書

兵家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今喧傳關白者不知
其何許人頃者襲破朝鮮州郡而中朝所遣將提
兵二千以赴之又並覆沒以故中外洶洶且疑其
內犯而建言者或策其繇鴨綠江入犯天津一帶
或又虞其南抄登萊淮海之間又以閩浙所故嘗
罹倭夷焚劫者而近日人情亦風翔而海沸矣僕
妄測么麼必不能有他者但中朝之疏已屢而

公今出督閩州則其事之緩亟險夷金屬幕下公不得不爲措置矣僕竊籌數事不知公可採擇否一曰首覘關白於海上所自爲注措何如其麾下所用部將何如近者諜傳暹羅諸島且共爲犄角以擣其虛其情形何如二曰海上所恃者順風而帆我閩浙一帶須辦福艙船二三千料以上者數百艘以逾之海上海上舊有上日本針經所載夷內犯道路頗詳不知公獲覽睹否大抵海夷之入犯必先於島嶼間停泊次第然後乘虛以及岸請於前所建福艙船分哨而逆之海上然非可刀劍

書

卷之九

八

藩

三頁十六

攻擊也於中盛貯各色火砲如佛郎機法貢及銅將軍子母砲而我又外爲生牛皮帳及絮帷等項以護我士卒所嚮此則嚴陣而折衝以待之者也三曰前福艙船特可爲中軍而至於矢石之關須別爲八漿船俗號八喇烏數百號而中載荻柴火攻諸藥暗伏於島嶼隱處候其順風以帆而過也我反從上流尾而順風以燒之福艙船逆之於前八漿船夾擊而火攻之於後此則百戰百勝之策可以一舉而殪之者也至於擇敢戰之將選摧鋒之士先嚮導之審捐不貲之賞嚴必狗之誅而於

州郡從事及偏裨將校恐須一一布置不知公謂何如僕業欲移書以聞督府常公而猶未敢不審公可併爲面商之否

與施華江京兆書

僕少令青陽下車日卽得邑之雋若我華江不啻吳河南之於賈誼張成都之於蘇軾已而受事僅兩匝月輒以當路者所檄而校文淮陽蘇松間隨且奔喪來歸僕所欲爲縣興利除蠹奉法布職不及鏡畫尺寸甚矣僕之負九華山之靈也已而諸父老或稍憐僕所鯁鯁然問民疾苦而爲之拮据

書

卷之九

九

三六十四

其間者雖不及究其施行而其中所抱惻怛者固可亮也邑之吏民從而俎豆之嗟乎僕何以爲情而僕亦何以奮報知己也頃且年餘八十幾欲抱琴拄杖而再過焉一則登華江之堂連牀膝席共爲語次五十年來風塵荏苒處再則陟九華之巔且尋李白及他所仙遊者之蹤顧以衰颯猶爾留滯而邑有吳君者過宰埭市埭市者卽僕所近浮家處故及稍稍問華江起居知華江康食無恙僕不勝躍然喜竊欲爲之肘而飛也聊籍尺一展我契闊外有詩文續刻百餘卷獻上塵覽不盡欲言

與吳屏山太守書

客有詩畫友沈青門者之孫曰庇臨蓋世青門之業以遊江海間者也頃從維揚還僕因前問公政聲沈生疊疊不置口而曰維揚吏民家歌舞而戶俎豆之近世所僅見者已而又聞公於瓊花觀有深慨焉瓊花者誌稱玉蘂花世所絕無唐人嘗臺榭之而宋歐陽文忠又從而作無雙亭以賞之間嘗見之騷人墨子之咏歌而以世遠時移其頽且沒於礫石之間久矣而公以治郡之暇從而樹之以名花懸之以層閣得非先輩所稱揚州第一樓乎沈生善繪事而於泉石花草間尤多神理茲特移書屬之我公倘獲賜之末席或及從公珥筆濡毫圖寫所爲瓊花觀以歸茲固八十老人之所指掌憑欄而欲爲公歌且賦之以貽後世者也幸開襟而留意焉

與李見羅書

僕無似獨辱先公左遷敝郡時輒引帷中爲國士已而又辱令先大父茫湖公賜之以忘年之交久之昆仲相繼第進士往往以道義文章相追琢蓋附交籍者三世矣頃者公以名世之賢按兵絕徼

書

卷之九

十

三四七

所嚮爲功焜耀當世豈謂甘陳者漢之萬里長城也而竟爲讒者所寃僕每讀劉向訟功疏數爲之歎歎太息也 國家方東憂倭北備虜所需封疆之臣甚亟而世有干將之劔顧獨羈之豐城之獄謂之何哉雖然海內士大夫無不人人爲公扼腕外之緬甸夷徼近且走萬姓伏闕庭抱痛流涕公之功與罪抑足以暴於天下後世而異日史官當必有如書甘陳之功者公亦何所恨哉公今遠戍海上許敬菴中丞適持節七閩所當波濤魚龍之患方蒿目攘袂公今過之茲又眼前一快心處也如何如何不盡

書

卷之九

十一

三六十一

與邢知吾少叅書

僕罷官四十餘年於海內賢士大夫絕音問曠宴言然而公之風流藻雅間於亡兒積及顧甥侍御輩稍稍獲睹什之二三已而縉兒令章丘語次公之所握手出肺肝縮帶結心腎再讀公所撰去思碑其所次吏民之擁戴與田野所尸祝及當事者所按其科條而徧行三齊州邑處一一如掌當不減太史公及班掾之傳循吏甚矣知已之賜所當與日月俱遠者也忽辱遣使函手書併及機杼之

遺何敢當縉兒茲歸也蓋當西臺時偶聞僕之患背癱也輒爾乞疾來歸四三年間僕且稍稍康食所共父子閑關以詩書典籍相朝夕已而前年以吏部注下考不復出矣而一二先輩姻友間以僕之年雖邁神猶不衰而兒竟以此留滯不無可惜故特強之謁選公且再出柄政不知可借公之使星所嚮或及瞻睹以慰生平否不盡欲言

與醒神書

癸巳冬十月顧甥侍御從雲間回爲言獲逢翁眉睫問其貌則儵然鶴髮而頰且脂以酖也問其齒

書

卷之九

十一

三六十七

則疑百歲以上而不能記其年也問其姓氏與家世則云翁特晒而不以語也已而探囊中所請翁題其所築園曰蔗園其樓曰夕佳且其字畫翩翩乎古者山澤蕭逸之韻也已而又扣翁所爲攝生者曰其所爲飲酒食肉冬裘夏葛與世人同而中所得而窺之者嗟乎翁豈抱古者洪厓浮丘安期偃佺之深而有所自好者與僕聞之神若解而魂且越倘及從翁杖屨願附古之棄妻子若脫屣者固不惜也嗟乎忘生者而後得長生僕非敢遽望

翁攜之以吸沆瀣餐煙霞而逍遙乎蓬萊方丈之間也第獲翁不鄙遺倘獲口畫之以泉飲谷棲一二肯綮或及稍稍辟穀茹芝而從清心鍊氣不知老之將至云耳謹顯使函書以聞惟翁憐而許之

與許敬菴書

故友沈青門之孫曰庇臨過金陵求謁公竊思青門故以詩畫負米芾暨徐熙者之望爲重湖海間而其寫花也不以貌而以神往往能使遊蜂飛蝶若鼓翅而過焉以此名當時而數及橐裝至千金然不善治生僅以丹青世其子若孫今其孫庇臨

書

卷之九

十三

式

似能世其業而以之衣且食於湖海者也頃珥筆入金陵而以金陵諸公卿間惟公爲今之白香山少傅也屬予爲之紹介竊思樞副之門非六郡材官卽虎賁劍客公今門下則又半屬談經論道綴文之士恐於此輩日不暇給或曰公固古所稱吐哺輟洗以待天下之士而於九九不以遺者沈生所挾匪特九九已也况舊京多五陵豪俠三吳繁華公子公倘垂憐稍稍賜之以緩頰而吹噓焉沈生當不啻明珠大貝之爲寶於世而青門其亦不亡也已茲亦公之下士之一籌也萬惟垂憐焉

與姪舉人桂書

姪行年且五十於舉子業可謂苦心矣舉業而入苦心之路其於名理雖或精研而於風調不免沉滯嘗聞先輩舉業三字符曰典淺顯予獨更之曰輕清精然精之一字亦不易得但能輕清而稍加之以秀逸疎爽則百試百中矣嘗謂頭場七篇最爲喫緊須如行雲之出岫巧燕之穿簾荷葉之擎露柳絮之飄風萬無過思深構過思深構必致重滯艱澁於二三場以後僉聽姪之蹀躞馳驟出經入史千金之駿絕塵而奔亦無不可者先輩舉業

書

卷之九

十四

式

之最如王守溪之渾雄臺閣唐荆川之精純典雅汪青湖之豪爽薛方山之奮躍僉所不易得者獨聞韓昌黎有云如駕輕車而就熟路以此携之爲舉業訣可謂最便法門近日兒維寄北京鄉試七篇姪嘗誇之當爲舉業中赤幟予獨疑其太橫喜之者什之五而驚且辟易從而厭之者亦什之五而縉兒亦讀之而曰但恐落老學官之手當爲覆瓿矣今已垂翅傳聞果被以高年校文者僅於首篇加數點後僉不及覽何則彼且視之爲怪僻不復覽睹矣吾姪之才奇崛魁梧獨恐其一入沉滯

便令校文者澁眼縮首千萬放令輕清而加之以秀逸疎爽斯則姪之老馬長塗而姑從康莊以策轡而馳亦所以慰我衰颯懸懸之望也

論縉兒書

頃覽汝所爲轉假疏不覺怏怏怒抵之地夫余豈世俗尋常之見哉不暇遠引姑卽汝入仕以來本末及余生平耿耿未了之志爲汝詳之汝之初舉進士也卽乞差省我不足論已而由章丘入爲御史此正奮報國家之時奈何甫及數月以吾偶患瘍疾遽乞休沐此其誤者一壬辰挂吏議汝卽

書

卷之九

十五

式

悻悻有終焉之志余聞章丘士民輕千里而號訴國門者殆三百餘人也公論猶在人心猶不灰故強汝出已而補浙川令聞汝不以遷逐自居頗拮据撫字遂及量移南部郎國家於汝亦不薄矣正宜竭力奮報以收桑榆胡爲乎不及赴官遽以疾乞歸此其誤者再汝不過以我年踰八十旦暮可待豈知世間固有百歲人卽如吾近所嚴事醒神翁或曰年百餘歲矣假令其子若孫能待其盡而後入官邪汝蒙中朝予告來歸條已三載而今復爲轉假之舉不知汝之意何居將再偷閒三

年而後出乎抑謂吾之壽筭必盡於三年之內乎抑亦終其身不出乎如更歷三年則吾愈衰汝愈不可出如謂吾筭必限於三年則恐汝有所不忍日月云流汝老且至他日欲出則不忍欲轉假則令甲所不聽惟有終身田里作一鄉黨自好之士耳汝父令汝讀聖賢書望汝科第如斯而已邪此爲孝乎不孝乎吾少時以名業自喜庶幾爲國家效尺寸不意三忤執政遂致淪落生平未了之志付之汝輩汝受朝廷爵祿不思致身而今日請告明日乞身此爲忠乎不忠乎語曰小孝者大

書

卷之九

十六

孝之賊孝經一書諄諄立身揚名古人祿思逮親往往爲親屈烏有棄官不出方爲孝乎自漢世有孝廉之舉而干名釣譽之徒故爲割股廬墓及一切非常可喜之事皆非其至也卽如李令伯陳情表千古艷談之然令伯比年四十有四而祖母劉年九十有六汝年政與令伯等而吾年去劉尚十歲汝卽慕令伯何不待之十年之後乎又令伯稱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外無菴功強近之親今吾有三子三女十一孫三曾孫吾之起居甘旨顧獨賴

汝邪吾雖老食不必祝噎行不必杖扶汝視吾

精神色澤較之五年十年前何如而必欲以歲月
期我限我刑請汝思之假令汝有子已通籍將令
其朝夕相守日爲待盡之計之爲快乎抑令其馳
驅王路經營四方之爲當乎語曰不順乎親不可
以爲子吾之所快在彼不在此而汝不能順是泥
孝之小忘孝之大修孝之名而辭孝之實竊爲汝
不取也又吾官至藩臬以遷轉稍速不及膺國
豕賤錫恩汝儻努力雖不敢過望得一外官三品
便可贈及汝大父母庶幾了我生平第一未了之
志吾沒且不朽而况於他乎吾心耿耿吾言種種
恐重違汝志尚恨發之遲汝果欲爲孝子當仰體
我心勿更猶豫汝倘仍補南曹則吾之履杖尚可
從汝於牛首燕磯間也何如何如努力努力他所
欲言以之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送沈令序

古者之仕不出乎其父母之國間有不合而去而游仕乎他國者大畧亦魯衛韓魏中山鄰服之間交相聘而至者也亦不越數百里而止故其同朝而處結珮而宦者非其父兄姻好則其鄉先生所嘗與遊者也雖歲時州閭伏臘宴會弔賑慶恤之俗數相往來如里之田父服賈然故仕者至以官

序

卷之十

一

三十九

爲氏甚樂且適也無所謂客土者之思秦漢以來一天下而郡縣之或輦轂畿甸之士出於嶺海蠻戍烏言殊服之域或嶺海邊徼之士之入乎中州率錯相易而至遠者萬里近者數千里其五方之山川異壤衣食異宜寒燠異候燥濕異劑非惟歲時州里之俗不得通而併其父子骨肉之音或阻絕踰時而不至焉於是仕者始亟於轉擢以去而所至往往多羈旅蕭瑟酸惻慨慷綿邈之思或感歲時風土與其鳴春之禽四時之花木山河之攬帶池臺之燕賞彷彿差池乎鄉之所習視者數共

騷人墨客賦而歌之未嘗不歎歔若草之吟蟲悽然以悲也間有鄉之人與之同遊於其土則不問識不識欣欣然若相悅也何者狐鳥游異林聞同音者則蚤然喜和鳴不已情也此古今來人士所同而於時之遷臣逐客被罪而至者爲甚予吳人也吳之土戶牖之間山川相軫結水爲廬而秔稻鴈鷺魚鱉芟芡以爲食者也去燕趙數千里所謂五方之山川服食寒暑燥濕不同習者而予待罪茲土適吾鄉沈君大衡爲末年令且彼所稱不識者猶欣然相悅也而况君之賢尤鄉人所雅慕而譽

序

卷之十

二

楊

之者乎君數由公事首羣吏來謁郡署予輒撤去臺叅故事與君退食共爲吳人而語商確土之民所疾否間於歲時欵欵指次鄉土故事又怡然若遊茗雪檣李之間聽採蓮之唱吳趨之曲而忘其去者也亦洽矣古之遷臣逐客之懷予將於君乎憑而寄之而君且倏以考最去君爲政不務聲名惟廉白自持恂恂近古之遺愛焉予知茲行也例留擢京署不然當必改他州郡以去不復來嗟乎君之去也與予坐爲吳人而語於其左右者其不可復也已吾烏得而不飲鬱於其心乎故於其別

也申之文以緩其行

顧遠齋復河南僉事別序

公徙大名同知三月復河南僉事以去公於予衆所稱鄉先生者也屬邑長吏九人盛供張祖道衛水上請予文紀其事予遂屬草三易稿累數百千言不能畫取而扣之其旨嗚嗚然寥慄恍祥然若不能成聲者也則又燬去有從事者觴而前曰公之鄉誼子大夫所灑於心者舊矣其來大名雖未幾吾屬醉之者若南風之絃也子大夫亦適徙廣平至於此所謂東西州然言甚易者何朝命童子

序

卷之十

三

施三首字

操縑與墨侍左右暮不能報也豈兩君者均以罪徙至此又離且去故悲者不可以累歛呻者不可以太息耶予笑曰曾是之謂哉嘗讀傳記詳古賢人志士出處之際自屈原賈誼以下何可勝道也其間或復或不復或既復而放或再放踰時而復不暇論故士之於此譬若江海之漚顯晦離合唯其所之焉耳予於公亦何適乎哉獨吾今從諸君導送公茲水之上延眺數千百年間遷臣逐客之轍徙而渡者不知其幾入國家來以郡饒而僻繇罪徙而至者軫相接也然其間著功德於土與

其暫至而去無所謂功德者於土而特採其名以傳書之簡冊祠之伏臘所遺燕遊歌賞之址山氓野父指而語赫赫若昨者獨文潞公彥博韓魏公琦歐陽文忠公脩蘇侍郎轍以及韓絳劉摯陳執中之屬五七公者歷歷可數也餘皆尋已零落烟波霧澤之間而不可求矣由此言之古賢人志士所以徙而暫寄者跡也其離而既去而獨有所常留者道德與勲名也其所謂顯晦離合可喜可悲者吾不知惡乎在也吾屬相與指顧河山草莽而一以盼焉能無悲歌感慨彷彿古所謂爽然自失者乎哉予知公非區區於世之顯晦離合者故於公之去有所口噤而不能言蓋在乎此而不在乎彼也公頷而大笑欣然噉飲以爲別

贈牛昆溪同知廣平序

予觀孔氏之門所稱異能之士甚衆然顏子而下其日侍於左右之側而欣然樂者唯閔子冉有子貢季路數君子門人所相與摹畫其衣冠言貌之似特閔子曰閔閔而已其餘若冉有子貢以侃侃書季路以行行書均之書其所爲剛與直者予嘗論其言過闕里望孔氏廟宮像想見其人大畧以

魁梧嶄岸之氣自喜令與今人遊今人類不好者也他日論友則曰友直益矣又曰吾未見剛者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氏獨纍纍然數稱而嚮往之何哉語不云乎剛類火直類木其材燥而上行而不膠折於物故物不能侵闖之蓋不如是不足與近乎道也予同年進士河南牛君者長七尺廣額豐頰美鬚髯褰衣博帶意豁如也間與之扣古今事論利害成敗得失數稱先君子之旨癯然當可否鏗然若敲金戛石而出無留也雖面批人有不顧者當是時人望而貌之無問識不

序

卷之十

五

識相與指而呼曰牛君剛直人也殆孔氏之門所謂侃侃行行者之似也由予觀之史稱魏俗剛武上氣力子貢季路皆魏人君之所稱鄉先生也君豈其流風苗裔耶何嚮見孔氏廟宮像及按門人所以摹畫其衣冠言貌之似吾今於君特疑不能辯也似不似吾不論而世之人類能好君否也雖然孔氏之所與者非與其侃侃行行也與其侃侃行行者之可以近聖人之道而不爲止也行行者剛直之最露者也侃侃則稍堅忍矣然要之負氣而非道勝者必閭閻若閔子庶書之所謂直而溫

剛而無虐於道近之矣孔子他日又論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皆所以摧季路魁梧蘄岸之氣而納之於道如閔子者也予南州之人其氣多弱於君不相及然獨數以直自喜而深好君聞君來同知廣平吾躍然又數自懼不能不於君乎規者故於諸從事之請詳書所以而告君焉君能莫逾於予之直乎否也

贈陳孔目序

繇周衰而仕諸侯之國者非公族之子則四方之士所客遊而至者也古昔先王盛時養士之法學

序

卷之十

六

邵良卿刻

士大夫共視以爲迂遠擯而罷去之今其遺且載禮經其德行道藝之所書會民讀法鄉射養老獻馘訊囚籥舞絃歌軍旅俎豆所與攷習大畧隋唐以來博士弟子之所不講者也今一旦舉其說而聞之於衆市之童子必呶呶然羣而嬉姍也吾信古之道不得驟行於今之世者然獨竊取先王之意所謂庶幾其近似者彊之莫若尊師何者古太學之禮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州黨之間抑有所謂鄉老者贊鄉大夫而書其賢者能者以獻于王內寄其權又外優以不臣之禮而尊顯之

蓋所以嚴民敬事之心而興其道也。迄漢興，天子猶數詔茂材受學。國家有大疑難，下太常會公卿百官，各具師之說以對。諸生詣博士登堂頌禮，必嚴或誦說有法，必驚問曰：何師？則謹對曰：師事某。其所以嚴而事之者如此。故其時之賢材雖不能盡如古昔盛時之鉅，而明經潔行、孝廉樸茂之士，繇高第入爲列卿二千石，而有顯聞於時者，史不絕書也。予觀國家來中外州縣之師，率錄州縣所爲齒年以貢之弟子而領置之間，由舉于其鄉與進士於天子之庭而至者，特百之一千之

序

卷之十

七

畢應家刊

一而已。是以長州縣者與刺史者之至，率以升斗簿書之吏厭視而不厚爲尊寵，或以稱書于上，又輒坐故事待之。踰時受州縣之吏而止信，如是則衆何所勸，何以廣厲學官而興教化也？當是時，學士大夫數見世多所稱，豪特奇崛之材顯名其間，而曰：事如是適矣，似不必區區慕古之道者。抑不知非由今之法養之，如古盛時者，然特世所負，豪特奇崛之才不終絕于時，於是乎稍稍出也。予願國家罷去州縣師之法，畧倣古鄉老遺意，擇其經術傑然者賓禮之，稍以稱書引擢州縣之吏以上。

而異等者大較當攷宋諸臣表胡瑗故事然後四海之內令習睹古所謂尊師者之概慕誼無勸也予友王君汝修志古之道聞予言而好之因爲予言濬縣師陳君者陝以西博物君子時時舉古之道爲弟子誦說予奇而藏之胸中久矣頃屬草郡志來從事予驗之果王君之言不妄而未幾以遷翰林孔目去按君職卽古文學掌故之屬非世之茂才不得與豈國家上採故事而將褒禮之顯榮君之道耶古所謂尊其師而嚴事之者耶抑亦繇君之賢偶卓絕於時不但世所謂千一百一而罕遇之也君行矣入待詔承明之廬朝夕與世之名公鉅人者遊試以予言質之合乎道否也

叙丹徒縣洲田誌後

郡太守巽峯先生洲田之法行其川隰江海沃埜之利旣入于官而勢家鉅室無所厚射以滋訟鬪卿大夫之過道里者郡縣歲計其入以待委積故時其張宴飲車馬饋遺一切無會之徵所繇腴民脂理以赴交締之壑者悉已罷去司諫荆川先生記行事書而藏之名山矣先生復請鄉大夫自山吳公爲誌以事必詳始則其情見故爲公移以田

序

卷之十

八

王世承

之塗滄不分則民有血氣不能無爭心故爲圖以財之出入無式贏縮無式則司費者或起而攘非所以勾郡縣之籍以遲其久也故爲例以法必公議則來者可守而采風者有劑也故爲記議賦頌書凡若干卷刻旣成其隸邑吏茅坤廼讀而題其後以告繼今日之有司者曰是法行其貲入于公府其出入悉總于司財者書之以待歲弊郡縣非爲公費不得書爲公費而郡縣之事不得書郡縣之事而上官或命書之以待歲弊也則得書其或上官欲有所費命於有司而不欲有司書之也亦

序

卷之十

九

鄭愛

不得書不得書則不得以其財入出故嘗按書者之所籍以攷故時里甲之費郡縣佐貳寮幕所自爲奉御者什去其九過卿大夫所籍以爲款澤絡繹道路之間者什而去其六七及其上官官司所轄歲至之常以爲奔走供億者什而去其四五他日郡縣之長吏於此使其約已治官守之百世可也稍令內不厭其子女童婢之欲以事奉御外奪於連騎結駟者之緝求以納款澤中復唯上官者之所涎顧滄澗泐以爲奔走供億則以是法爲贅疣所甚不適意於有司啾啾焉訛言搖亂而去

之唯恐其不蚤且力譬若薪之待燎行之數年不可得也而况望於久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遲之數十年之後而洲田之存者或沒沒者或復時之沿革財之消息與司財者之庸與否相攝而行之以不失乎今日之意是則巽峯先生之所望於有司也予故表而出之以待後之同志者又題而告郡之勢家鉅室者曰是法行則齊氓蒙故業凡以氣力雄食郡縣者既不復能射江海之利以競擊鍾鼎食之富當其苦之然而齊人歿鹽筴粵人歿穢翠利之所下民共感而犯焉故也故聖王禁利

序

卷之十

十

陳于

以定四海諸侯禁利以保境內况郡縣大夫之獵其所入以待所出凡以爲民也因公家之帑以寬什一之誅非爾鄉黨鄰里朋友姻戚乎語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盖言唯人也予故表而出之以待郡之行富而附仁義者

按洲田法所爲節里

甲者其善措乎縣之歲費僅百金所以行之不能以久也并跋

送呂芹谷出守襄陽序

古之人有功德被於其土史氏書之竹帛及其沒世之後近者百數十年遠者千餘年其在當時所施爲之畧盖已剝蝕烟波陵谷之間而無能措次

之者而土之人猶相與像而祠之或卽其蕪宮廢第所嘗賦歌宴遊之處聞其名氏輒悽然歎歔悲慨伏而弔之若此者豈近世所習視區區簿書堯鑰之謹與夫廉俠幹局之勁能樹功名于茲土與彼其德有藹然入乎匹夫匹婦之深而莫之爲而爲者此之謂古之遺愛也而予竊惟今天下州郡才吏往往其所以功名自喜震燿當世者或不於此而於彼何也襄陽者阻江漢之上所稱中州之最雄者也漢以來世所當侯王戰爭數持重兵臨鎮於此其在承平累洽之後則又以其文儒領二

序

卷之十

十一

真公

于石印綬出而守之者不知其幾其所能傑然表見者抑又不知其幾獨羊叔子以其風流文物爛然被江漢之間杜元凱以下歐陽子猶與其功而不與其仁且不得而並焉而當時襄人所爲書其祠之碑與過而涕者至于今騷人繪匠猶能摹畫而歌詠之迥然人之耳目焉豈非其德之入人深有所不可解於其心與予同年友呂子芹谷今且出守茲土試卽其境采民風而問之其所由然者抑獨何與嗟乎夫世所務功名者在彼而予所爲呂子亟稱而喜道之者迺在乎此母亦近於迂者

也然呂子怛然有志於古之道者苟歲時伏臘過羊叔子祠下當必有深量予言而踴躍者矣

陳情錄序

陳情錄錄右都御史南渠王公尹應天時所乞省太夫人疏及歷南京刑部侍郎時而以太夫人養再疏來歸者也當是時

聖天子憫而許之縉

紳百執事共相矜以爲榮而各以詩歌倡和之者若干首其系錄之額曰陳情云者則公之門生故吏按公本末與漢李密故事合相與慕誼而書之也刻成予受讀因竊嘆曰人少則慕父母仕則慕

序

卷之十

十三

三百六十五

君其所由積習者遠矣予故攷古今傳記竊恠世所稱山澤一行之士能傲然自放江湖之上者有矣夫旣籍朝請而能以父母之養爲患儵然若蛻而引者甚難也若漢諸孝廉起家白衣始天子召之蒲車亦時時聞有引大誼辭使者位稍通顯第歷公卿以后史傳所載蓋寥寥矣若此者豈古今位涉公卿者類多資待旣久春秋高不及其父母之存者與抑亦繇其身旣貴近天子數寵臨之而勢有所不能請與何嚮或能之而此卒不能也抑亦以山林寥曠其始麋鹿貌兕之在野者固相狎

也而入苑囿飽豐草彼遂有所縻而不能置與予
間按公再疏日月公年始逾艾於禮猶服政家尚
有兄仲亦不應制所稱子一人而父母年老者得
歸養公迺獨能抗疏引傳記所少見之事與古禮
及今之制所不應者恬然以其身際日月之貴而
遠徙林壑視山澤一行之士無以異何其壯也及
太夫人沒有司疏請復出公時稍遷竟不能久留
而上

天子印綬乞骸骨去亦可謂賢矣嗟乎

大臣者國家之表也當其父母之養苟能如彼白
衣者恬然世利之外而乞身以退奮夫而不顧其

序

卷之十

十三

聘

流風蘊義豈特區區間里所稱孝謹篤行已哉天
子而有乞身之公卿於下則必禮異之其心固曰
大臣之孝廉也如此其不可以祿而羈繫之也如
此而不忍辱之矣百執事而有乞身之公卿於上
則亦矜而傲之其心固曰天子之嘉大臣之孝廉
也如此其不忍以祿而羈繫之也如此而亦不欲
以自辱其身矣如此則大臣重小臣潔朝廷尊而
天下治矣否則大臣固可辱而使而有如頃歲以
來簿責諸公卿狀其所係國家得失豈細故哉嗚
呼於是時或有識者按公故事讀其疏想見其人

能不爲之泫然歔歔流涕矣乎予是以敬爲公志
之非特曩史官所書李密輩一行而已也公名曠
黃巖人學者共尊之曰南渠先生其居諫垣時所
數上書諫止 武皇帝遊倖及彈劾中貴多近
世所難言者及尹應天吏民於其去相與像而祠
之予嘗過其祠宮下刺問吏民吏民沾沾口次有
兩漢京兆之遺指云

送陳僉事序

大理寺左寺正陳君擢廣東按察司僉事領高肇
以西右寺正顏君而下謀屬贈言於予佐其行嗟

序

卷之十

十四

崔河 三百五十三

乎予能助陳君乎哉高肇僻處百粵南徼去京師
萬里按圖經及傳記所稱其土椎髻而跣先王之
所不能正朔也漢以來稍稍郡縣之上下數十百
年小吏之編輪而治租賦者亦數矣聞其夷獠之
習相錯囂然猶舊之十五未已也豈五方之人不
相適譬之寒燠燥濕區區鳥言之裔固不可勤之
以中州與抑亦中州之才吏或不及至遊於其土
間至者特簿書繩穀無以先王之道導之者與竊
恠予吳越於春秋時齊魯宋衛曹鄭中山之君嘗
夷之不以與盟當不能半今之高肇之區也子游

以布衣掘起其間而北學於中國翩然遽能引孔氏詩書之旨修飾其俗吳越之教於今首功也况乎陳君者世之才吏持明天子璽書而監視數十州縣之民與有司朝席而暮視之使能以子游之學而南面端委以臨焉其何有於吳與越乎過南海甘泉先生在焉或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斯人也君能過而學之當必爲助於君矣

壽東吾譚先生序

始東吾先生之教湖也坤在諸弟子中而先生之中子綸方童齒時聞亦攜之來與俱予兩人者均先生之所器而命之友者也後十年綸爲南祠部而予亦調爲兵部郎因次坐祠部君問之曰先生之去吾湖也何以曰擢順昌王傳頗數採古者

序

卷之十

五

藝文

王吉龔遂諫諍之誼以明職然非其好也遂棄去歸老矣問何以事老曰先生性澹泊自喜世所馳酣戰鬥不入於其心君之所知也日惟閉戶諷老氏書以自娛課吾兄與吾弟注文幾課兩童僕種樹種韭幾暇則召里中能者令家供具與飲酒無筭投壺雅歌仰天自樂他固不知也車不過城市歲時鄉飲讀法有司間以召或至或不至也問疆

有力否曰年且七十矣猶日飽飯數盂魚一盂蔬
果二盂鬢髮與髯曩之漆者黝者今化而爲蒼矣
然尚未白也澤顏而脂頰語古今圖史得失刺刺
不置口猶君之曩所與遊也問尚能從山水之遊
乎曰不厭也居頃之祠部君函封縑一軸過予所
請曰某月某日先生之辰今年且及期矣制有兄
弟而父與母老者不得侍吾之兄與吾之弟數奉
觴上壽吾獨不得俯仰其間何以自適乎詩曰豈
不懷歸吾用作歌惟君爲賦而識之也予題之曰
聞古有鄉先生服官上廉白歸則杖於其鄉以孝
弟力田教子孫命之曰三老國家有大故數賜帛
存問若吾先生者斯其人與斯其人與金陵多佳
山水及古隱淪道術之跡先生脫不厭願載之東
遊吾與祠部君且告休沐出而日侍几杖如湖中
時焉可也

贈粟僉憲序

聖王之治天下譬如醫者之治疾也苟可以活人
則雖溪壑之毛蠶海之螺產于窮山絕徼烏言卉
服之域猶採而煮之而况鍾乳烏喙出於中土與
閭里之間者乎未聞以誤醫者嘗殺人而槩阻遺

序

卷之十

六

之也予覽觀

太祖採三代之誼錯封同姓之

國自臨緇遼代以西涉太行雲中南出汝漢長沙豫章以捷蜀徼叔伯昆弟冠帶之國半天下又監漢諸侯王爲世世子孫患故名川大陂租賦之壤不以封不得與政事列朝請或頗疑舜爲天子封象有庠使吏治其國者爲象不仁也殷之微子比干周之虢叔周公旦與夫毛衛之事去上古近姑不論卽漢劉德歆向父子唐李德裕宋趙鼎汝愚之徒其出入將相書之史冊者歷歷可睹予故間讀魏陳思王所爲求自試表每於今累歆而泣也

序

卷之十

十七

鄭愛
三百七

然按 國家以來深懲博謀世世無恙中葉以後則又稍稍 諸王輔導官屬亦不許轉徙如嬪以下暨縣主之子系支庶並不得通籍朝署竊謂同姓骨肉至親之臣也假令諸輔導官屬與戚畹之子系支庶有如漢周昌賈誼董仲舒鄒陽枚叔王吉張敞及馮野王父子兄弟之徒出乎其間而苟以法棄之何異產之中土閭里者活人之材卒因誤醫者嘗殺人而槩阻遺之也乎且自古以來記籍所載同姓之國爲患者唯漢爲甚漢之患在諸侯疆大擅山海得自置官屬治租賦爲孽非由

輔導官屬得轉徙與戚畹子系支庶入奉朝請然也又孰知邇來諸王國間以驕不奉法有司不能制或由諸官屬與戚畹之家左右無狀使變今之制中外一體令如誼吉鄒枚之屬爲參乘輿出入兔苑其間安知不如曩時涕泣而諍且歿於其職者予故數發憤思欲効萬一之議於主上

特未會便今予觀上黨栗公慷慨多大畧有古豪雋者風每自許使遭際漢武皇帝當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使絕國者予壯而察之似亦無異斯非世之所慕鍾乳烏喙之材乎顧由母夫人爲桂平

序

卷之十

六

應試

縣主舉進士第坐國家故事出守陳州已而累二十年今始疏爲陝西僉事人士或幸公遲而及用而予獨憐公之材異等恐猶不及盡用於時也雖然西北頻年多虜寇吾鄉總督曾公方草河套之議公脫能展素所蓄抱爲拓土河朔聖天子方拔士如轉圜集議若流水安知世無訟功者出而建議於時務增損故事於以盡公之才者乎其有與無不可必唯公慎自勗以俟吾知鍾乳烏喙之必不遺於世也

周氏族譜序

代韓苑洛公作

予門人楊君汝修嘗與給事中周君順之逮繫獄中已而蒙天子仁聖釋放汝修出與予言給事君之爲人與其待罪狀予蓋耿耿也久之給事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士則各命之氏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家各按其氏系以宗法行世祿之典其比閭州黨之民不及以世祿者亦繇口授之業長子孫於其土而太宰往往以九兩之法拊循其衆焉是以族聯而不散教隆於上而俗美於下有以也中世以來諸侯公卿大夫士之世不及祿崩離分

序

卷之十

九

三百八十三

散枝蔓乎中國又革命之際所當兵燹戰陣與夫荐饑相仍亡徙道路山谷者不可勝數是以州郡之間求其唐宋以來之族且不可得而況於古者氏系所出乎甚或再傳邈不可攷伯叔昆弟之間若秦粵然相奴隸牛馬者有之此學士大夫之所以歛歔飲泣而譜之所由作也怡不佞周氏居太平某里者八世而上不可攷按福四於予爲祖系所攷者之始由福四再傳而爲端慶者予高祖高祖之下始得予曾祖行者二人絕不傳者一人祖行者五人絕不傳者一人父行者十六人絕不

傳者二人予兄弟行者四十六人其絕與否及子姪行者咸未能書也嗟乎予四十六人及今猶能字而呼之數傳而或寤於兵燹饑殍之餘安能不復如曩之八世而上其伯叔昆弟之間又焉能不爲世之秦粵而奴隸之者乎又况望其或出於此有所謂古之族訓者乎予竊懼焉幸

明天子

放歸田里迺得放歐陽氏譜法手次如左而族約數條則采古者族食之遺以待後之人者也惟先生賜之一言予敬讀而題之曰古之著姓公族必獲賢者而昌周始建姓以其氏名焜耀傳記之間者甚衆然給事君嗟遠不可攷不欲附離之所自傷者遠矣迺今給事君進以其身抗疏於

序

卷之十

三

天子之庭濱歿而不顧退則修明其道以首帥鄉之人非古公族所稱篤行君子者乎使後之子孫讀其譜共守其約謹識之曰某以下先生之裔也某某先生之始祖以下而高祖行曾祖行父行而支屬者也先生首賢者之誼以大其族而其所以食之而訓之者又如此周氏之流風蘊誼於今寔昌矣茲或給事君之意哉巳酉秋九月望日某

序

贈王兩洲大宗伯給由序

公卿有遠行則從官以下百執事有司相屬治供張于郊擇其善詩歌文辭者賦而祖之舊也近代以來大畧並好侈陳其才畫與其所臨官赫赫人耳目之勲位與聲望他或不逮焉予按之似非詩書之指也昔周成王推擇百官臨鎮東都曰君陳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尹吉甫北伐玁狁來歸天子賜之燕喜而詩人乃歌之曰張仲孝友夫以古者頌美大臣不本其才畫勲望而獨孳孳其室家父子兄弟之際者何哉蓋孝友者君子所稱神明之德以之修其道於家則和而祥以之聲施於朝則顯而洽三代而上大臣所以措諸天下國家以戴翊天子蓋繇是也兩漢時丞相御史大夫而下稍稍以孝廉進誼卽此今南京禮部尚書安福王公自 武皇帝時起家凡數十徙官以迄于茲中外士無間智與愚苟按其爵里名氏咸能呼之曰今之聞臣也坤忝廁從官後間伏謁公特貌疑其道非今人然者廼退而質諸公之弟司務君司務君爲予詳公之爲人子依於孝爲人兄依於弟而所居族屬支庶自米鹽毛瑣以下不可手畫也

